

# 古剧《高文举》民间演出本 《水云亭》的新发现及其意义

班友书

1986年底，安徽省徽剧团资料室发现一册《水云亭》的抄本，扉页题“云亭相会”，右边一行直书小字：“公元1957年抄邵画堂同治八年由王右生藏本”。说明此曲原本是同治年间邵画堂家藏的，后由王右生收藏，现存抄本是徽剧团从王右生藏本转抄的。查王右生，民初是徽州长标目连戏班主。至于“邵画（华）堂”是人名还是堂名，为何等人物，待考。但是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个《水云亭》曲本，原来就是明徐渭在《南词叙录》中所列仅存其目的《高文举》，即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中所列《还魂记》与《寒山堂曲谱》中《高文举两世还魂记》的一个流落于民间的演出本。只是由于长期流落在交通极其闭塞的皖南山区，剧名殊异，不易被人发现。

今按此剧“开场”，有四句诗云：

高文举抚学登金榜

王贞贞屈死在幽冥

包文拯乌台亲断

还魂记万古永传名

可见原剧名当作《高文举还魂记》。剧中演书生高文举，在张百万家为佣工。因不慎仓库被焚，被送官究办。途遇王吉员外，见他一表人材，替他赔偿三千贯，延至家中，并将独女贞贞，许之为妻。大比之年，文举赴京，考中状元。宰相温和，强迫赘之为婿。文举密令张千，迎接贞贞全家来京。温和得知，乃将贞贞骗

入相府，剪发剥鞋，置于厨下为奴。贴身丫环雪雪及张千，亦均被温和充军边地。温和女怕事久泄露，又将贞贞毒死，丢入井底。因得神人之助，托梦与文举，并去包公处告状。包公骗奸相入府，审明冤情，遂使其夫妻重聚。

高文举故事，就现有资料来看，出自何书何典？何时编成戏文？待考。但明末清初沈自晋的《南词新谱》，张大复的《寒山堂曲谱》，均收有此剧佚曲。再从其所反映的婚变内容来看，当晚于《王魁》、《蔡伯喈》。因为男主角负心，虐杀前妻，后遭果报，这都是早期宋元婚变戏文的惯例，如《张协状元》、《张琼莲》、《三负心陈叔文》、《李勉负心》等等。此剧故事显然是有意对《王魁》等剧进行修正，而与高则诚改编《琵琶记》的用意略同。也许其作年晚于《琵琶记》而又似乎相去不远，至迟当在明初，所以徐谓将《高文举》列入“本朝”。

《水云亭》的核心关目是王贞贞被毒死，死后又还魂。从这点来看，它应是明初南戏《高文举》也即《还魂记》长期流失在民间的演出本。曲文平实而不粗俗；古拙而不呆板。可以看出最初当是出自书会才人之手，后来长期在民间班社流传，但凭老艺人口传心授，又辗转传抄，以致少数曲文，形音乖讹，渐失其真。有些地方造语生涩，似通非通，甚至读之不成句。但仍不掩其为元明南戏的古拙风貌与体例：（一）如开始照例由“副末”登场，略陈全剧梗概；（二）正剧开始，也照例先生后旦，由主角生先出场；（三）称洛阳为“西京”；（四）“高魁”之名，袭自王魁，魁非其名，因殿试第一而得名；（五）剧中有宋元婚俗中的“接丝鞭”“撒帐”的描写等等。王季思先生在百忙中阅后也来信说：

戏中提到王、张、高三富户解粮进京；张千被配到某某卫充军。由地方推殷实地主作粮长解粮进京；在国内军事险要地区建立卫所，都是明初才有。徐渭定为“本朝”之作是

确切的。

《还魂记》之后，又出现了《高文举珍珠记》，或名《珍珠米糲记》，《曲海总目提要》有详细介绍。前不久吴书荫同志寄来了他点校的万历间文林阁刊本《高文举珍珠记》，我把《水云亭》与之作了初步核对，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以下一些明显的异同：

第一，在人物方面，《珍珠记》将宰相温和改名为温阁，王吉改名王杰，王贞贞改名王金贞。将同情并帮助贞贞的温府丫环迎春改为老奴，又将陷害贞贞的温贞的两个帮凶兴福、海棠删除。连同贞贞的贴身丫环雪雪及爱打抱不平的解差也统统删去。另将一个同情王贞贞的温府张千改为挑拨是非的坏蛋。

第二，在出目安排上，颇有一些出入，为便于研究，列表如下（见下页）：

从表中可以看出：《水云亭》二十七出，《珍珠记》二十三出。前半部顺序基本相同，只是《水云亭》将高文举被迫入赘一事，衍为《丝鞭》、《彩楼》、《上奏》、《洞房》四出，着重表现高文举由拒接丝鞭，到上朝辞婚，温和抬出圣旨，实在是为势所迫，不得已才与温贞成亲。结果是洞房争吵，“不肯同欢庆”，“虽则同床未解衣”。而《珍珠记》被压缩成《勒赘》一出，高文举的斗争就被阉割了。下半部由于王贞贞被害身亡，《珍珠记》无此重要关目，便用《藏珠》、《询奴》、《逢夫》取代了《水云亭》的“汲水”“用计”、“服毒”、“起解”、“托梦”。

第三、在人物刻画上，《水云亭》的重点放在后半部“进府”、“起解”、“托梦”三场。“进府”突出了王贞贞不畏强暴，宁折不弯的性格，这种性格培育了后来《卖花记》中的张氏。“托梦”则写高文举梦中得知王贞贞屈死温府，醒后悲愤交加，几次向迎春要刀去手刃温贞，情感奔放而粗豪。至于“起解”，横空而出，看似与主线关系不大，但却细致表现了两个小人物，张千与

| 水 云 亭 |                  | 珍 珠 记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目    | 内 容              | 出目    | 内 容               |
| 开场    | 即家门大意            | 开场    | 同 左               |
| 坐场    | 高文举登场，自我介绍       | 自叹    | 同 左               |
| 上寿    | 王贞贞为父王吉庆寿        | 庆寿    | 王金贞为父王杰庆寿         |
| 收留    | 王吉为文举解围，收留至家     | 施财    | 王杰施财，文举求助，被延至家中   |
| 议亲    | 王吉招文举为婿，举行婚礼     | 赘婚    | 同 左               |
| 玩花    | 温贞游园，教训家奴兴福海棠    | 讲学    | 文举与同学共同研经论文       |
| 启程    | 文举拜别岳父妻子，赴京赶考    | 赴试    | 同 左               |
| 行路    | 文举与学友途中说令语为乐     | 登途    | 同 左               |
| 考试    | 文举应对，得中状元        | 较艺    | 同 左               |
| 丝鞭    | 温和令女儿彩楼择配，备好丝鞭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彩楼    | 文举过彩楼，拒接丝鞭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上奏    | 文举上殿辞婚，圣命不允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洞房    | 文举被迫成婚，洞房争吵      | 勒赘    | 温阁趁文举拜府，逼为赘婿      |
| 寄书    | 文举暗命张千，寄书洛阳，迎接贞贞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追转    | 温和追转张千，搜出家书，暗中定计 | 接报    | 文举密寄家书，温女搜出，偷改家书  |
| 下书    | 张千至洛，王吉命贞贞带雪雪先行  | 闻报    | 张千至洛，王杰怒打张千，张怀恨在心 |

续表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经筵 | 文举奉召，入内院侍读             |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显示 | 金星算定王金贞一人上京寻夫，有百日之灾    |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遇虎 | 土地化虎，冲散金贞与家僮，一人去京      |
| 进府   | 贞贞被骗进府，严刑拷打，下厨为奴     | 被责 | 金贞至温府，被温女毒打，罚往花园为奴     |
| 回书   | 温和伪造回书，送与文举，将张千收监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汲水   | 贞贞叹苦                 | 忆别 | 文举在书馆思念金贞，思吃米糰         |
| 用计   | 温贞与兴福海棠定计，毒杀贞贞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三官显圣 | 三官神用还魂丹搭救贞贞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服毒   | 贞贞服毒而死，丢入井底          | 藏珠 | 老奴叫金贞做米糰，金贞暗藏半颗珍珠      |
| 起解   | 温和为灭口，将张千雪雪发配充军，解差私放 | 询奴 | 文举见珍珠，询问老奴，老奴不言        |
| 托梦   | 贞贞灵魂，托梦文举，泣诉冤情       | 逢夫 | 金贞得老奴之助，在书馆与夫相会        |
| 坐乌台  | 贞贞为神所救，赴乌台包公处告状      | 诉冤 | 金贞受文举之托，到包公处告状         |
| 出审门  | 包公定计，诓温和入衙，申明冤情      | 谢恩 | 包公申明冤情，罢温相，斩张千，温女交金贞处理 |
| 团圆   | 文举夫妻还乡，张千雪雪亦回，全家团聚   | 团圆 | 王吉说情，温女免罪，全家团聚         |

解差：一个是为高文举夫妻的不幸抱不平，宁愿自己受难；一个是嫉恶如仇，愤然释放了张千与雪雪。这是《水云亭》中一出颇具特色的单折戏。而《珍珠记》中精彩的描绘则是《询奴》与《逢夫》，亦即《八能奏锦》中的《鞠问老奴》《书馆逢夫》。两出戏着重通过米糲中半颗珍珠为媒介，表现了高文举思妻心切的心灵感应。待到王金贞扫地挑窗，高文举的情感变化，尤为微妙曲折。这都是《水云亭》所没有达到的艺术境界。

总之，二者在关目上的异同，反映了高文举戏文具体演变的嬗递过程。而其核心关目，则是前者写女主人死后还魂；后者则没有死。这就引起了情节结构上一系列变化。这其中导至变化的转折点，则是“下书”和“闻报”。他如《水云亭》中的古婚俗“撒帐”，在《珍珠记》则被简化，并以“撒帐文”替代“撒帐调”，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，自然有失古态。

由上可见，《珍珠记》其实乃是《水云亭》即《高文举》的改编本。如叶德均在《祁氏曲品剧品补校》中所说：“盖《还魂记》为原本，《珍珠记》乃改本，二者同谱高文举及其妻离合事也。”谈到同谱离合事，我们不应忘记福建梨园戏《高文举》。它在情节结构上又有其独创之处：即在王玉贞被骗入相府后，不是通过米糲思妻，扫窗相会，而是另外策划出“冷房怨”、“周婆告”、“责李直”、“打冷房”、“责殷金”诸关目，似乎都是围绕高文举的反映开展的。最后由皇帝出面调停，撇开了包公，让殷金认罪解决了矛盾。关键仍是王玉贞没有死后还魂，因此梨园戏《高文举》按理亦属明初《高文举》的改编本。它与《珍珠记》应是同谱高文举夫妻离合事的姊妹篇。

近年，长时期失落于国外的明刊本《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》，其影印件又传回国内。这个明初南戏选本，收录了大量剧目，而其中最后一个就是《高文举登科记》。承蒙朱建明同志为我抄寄了此戏的全部曲文，计六支曲牌，仅有曲词，而无科

白，显然被选者删去。现录之如下：

### 奇妙全家锦囊高文举登科记（十九卷）

〔北傍妆台〕（旦）画眉郎合欢未几，又早赴科场。泪滴尽湘江满，愁压碎楚天长。河桥别酒情难舍，一度思量一断肠。山迢递，水渺茫，有书空寄到伊行。

〔前腔〕重门深锁，寂寞恨更长。羞对菱花巧样妆。向谁行分诉？分诉这衷肠。忙移步出碧栏外，只见红日沉西映粉墙。思量起，情添伤。相思最苦，寂寞怕昏黄。

〔入赚〕（末）山水茫茫，历尽崎岖到洛阳。只见前村里，森森乔木映画堂。（旦）是何人？因何事前来到小庄？

（末）锦绣花笺红锦囊，高文举俯仰皇恩登虎榜。（旦）兀的不是喜从天降。

〔袞遍〕当初困，当初困守寒窗。今日里播姓流芳。功名已遂，鳌头占登，云路万里夸翱翔。添喜气，耀奎光。（合）深荷修传纸半张，纸短情义长。剖尽衷情，剖尽衷情，怨离别，愿相守永远成双。

〔前腔〕承恩处，承恩赴琼林宴，显儒流读尽了古圣文章。恩波宠，恩波宠，蜗居白昼山色改，闾里尽播（疑脱“扬”字）。

〔尾声〕蜗居白昼皆名望，守己传家百事昌，方显男儿当自强。

我将《水云亭》的“下书”、《珍珠记》的“闻报”与《高文举登科记》，三者加以核对，结果是十分令人鼓舞的：

一、《高文举登科记》的六支曲牌，全部或基本上都保存在《水云亭》与《珍珠记》二剧之中。不同的是他们在〔尾声〕之后，各有相异的处理：“下书”因预伏王贞贞之死，故略去〔北傍妆台〕的〔前腔〕，改由王吉上场一段唱。紧接着王吉因忙于秋收，不能去京，命贞贞带领丫环雪雪随张千去京，至京即中了

温和的奸计，被骗入相府。而“闻报”因王金贞不死，说她“擅入相府，冒认亲夫”，打入后园为奴。故安排张千所带家书，为温女涂改。王吉发现是封休书，怒打张千，引起张千怀恨。然后王金贞决定独自一人，去京寻夫。

二、《高文举登科记》显然就是明初南戏《高文举》的一个单出的前半截；后半出当为《水云亭》“下书”的后半截。

三、《珍珠记》“闻报”后半出，显然又是“下书”后半出的改作。

三者的承袭关系，脉络十分清楚。《风月锦囊》最早刻于明成化，所选辑的都是元末明初的南戏戏文。因此《水云亭》之为明初南戏《高文举》流传在民间的演出本，应该是毋庸置疑的。

由此可见，从《还魂记》到《珍珠记》，由死后还魂改为米糲暗藏珍珠，夫妻扫窗相会，扬弃了超现实的鬼神，这标志着我国戏曲已开始逐步摆脱对原始宗教的依赖，转而向增强人的自信心的表现。这种由“神”到“人”的转变，尽管还不得不以半人半神的包公为过渡，但总算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，和《琵琶记》以“三不从”取代“雷轰”都是同样道理。我们知道，我国戏曲到了明代中叶，剧坛上正是诸腔纷起，百舸争流，一片繁荣景象。但竞争也必然意味着优胜劣汰。青阳腔崛起，余姚腔衰落。

《珍珠记》问世，《还魂记》也就逐步消失。两剧种及两剧的交替，似乎皆是以嘉靖为分水岭：即嘉靖之前为《还魂记》；嘉靖之后则为《珍珠记》，这变革应归功于弋阳腔和余姚腔的艺人。以后沿大江南北各省高腔剧种（闽、粤除外），演的都是《珍珠记》，至于各地方花鼓戏所演的《花亭会》，也都是以《珍珠记》为蓝本。从明初到嘉靖，这段高文举戏文演变史遂成了空白。而《水云亭》的发现，正好填补了这段空白。

纵览全剧科白，其中颇多吴中方音土语，揆理应为浙产。但在浙江据了解此剧早已失传，而来到安徽皖南的余姚腔又早已

消声匿迹，这就又不能不令人想到长期在安徽失踪了的徐姚腔。徐姚腔在嘉靖之前曾流行于沿江池、太一带，并孕育了“时尚南北”的青阳腔。这种交替不能想像只有声腔而无剧目。今见《水云亭》剧中，便有两处出现了“滚白”：

（旦滚白）高魁！忘义之徒！不记当初彻底贫，捐资释罪赘姻盟。你为阔阔门楣睫（？），今作王魁负桂英。

——（进府）

（滚白）又道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——（出审门）

以上两例“滚白”，前者是王贞贞遭受温和拷打时，呼天不应，唤地不灵，转而怨及高文举。“高魁！忘义之徒！”这是“叫板”，下接四句滚白，相当于七言诗句。后者是包公审讯温和时引用的两句俗谚。这都符合傅芸子在《释滚调》中对青阳滚调的解释：“乃就原有戏文，或于曲后，或于白前，另加以五言或七言诗句，及惯用成语，夹于其间。”很可能此剧随徐姚腔流入皖南后，改唱青阳腔时为青阳腔艺人所加，也未可知。退一步说，即使不是，也颇似徐姚腔中的“杂白混唱”。《进府》出中此处本来就是大段的“杂白混唱”。如叶德均所说：“这种‘杂白混唱’，就是指曲中夹着许多以七字句为主的‘滚白’，用流水板迅速地快唱，它又叫‘滚唱’或‘滚调’”。姑不论“滚白”与“滚调”在声腔上是否属同一个概念，是否产生于同一水平线上，但指出“滚唱”源自徐姚腔，倒也言之成理。钱南扬先生也有类似的主张。至此，我们可以推想：《水云亭》可能就是戏曲史家们长期寻觅的徐姚腔！至少，它的发现为徐姚腔孕育青阳腔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线索。

1990年7月初稿，1991年3月修改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省安庆市文联